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2005年精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2005年精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2005年精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
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6
ISBN 7-5306-4368-1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386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2 插页 2 字数 718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000 册

定价: 48.00 元



衣向东



葛水平



杨少衡



刘庆邦



陈应松



石钟山



迟子建



方方



王旭烽



孙春平



王梓夫



张翎



聂鑫森



徐坤



万方



李锐



阿成



叶弥



毕飞宇



谈歌



孙惠芬



张笑天



鲍尔吉·原野

小说月报

2005年精品集

目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5 | 衣向东小传
电影哦电影 | 衣向东 |
| 47 | 葛水平小传
喊山 | 葛水平 |
| 97 | 杨少衡小传
尼古丁 | 杨少衡 |
| 157 | 刘庆邦小传
卧底 | 刘庆邦 |
| 235 | 陈应松小传
火烧云 | 陈应松 |

小说月报

2005年精品集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| 石钟山小传 | |
| 311 | 最后一个士兵 | 石钟山 |
| | 迟子建小传 | |
| 367 |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| 迟子建 |
| | 方方小传 | |
| 433 | 中北路空无一人 | 方方 |
| | 王旭烽小传 | |
| 505 | 柳浪闻莺 | 王旭烽 |
| | 孙春平小传 | |
| 571 | 老师本是解惑人 | 孙春平 |

小说月报

2005年精品集

目录

张笑天小传

967 死刑令今天下达

张笑天

迟子建小传

979 雪窗帘

迟子建

鲍尔吉·原野小传

997 哈撒尔银碗

鲍尔吉·原野

1007 编后语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
1010 附录:《小说月报》2005年总目录

1014 《小说月报》2005年中篇小说
专号(增刊)总目录

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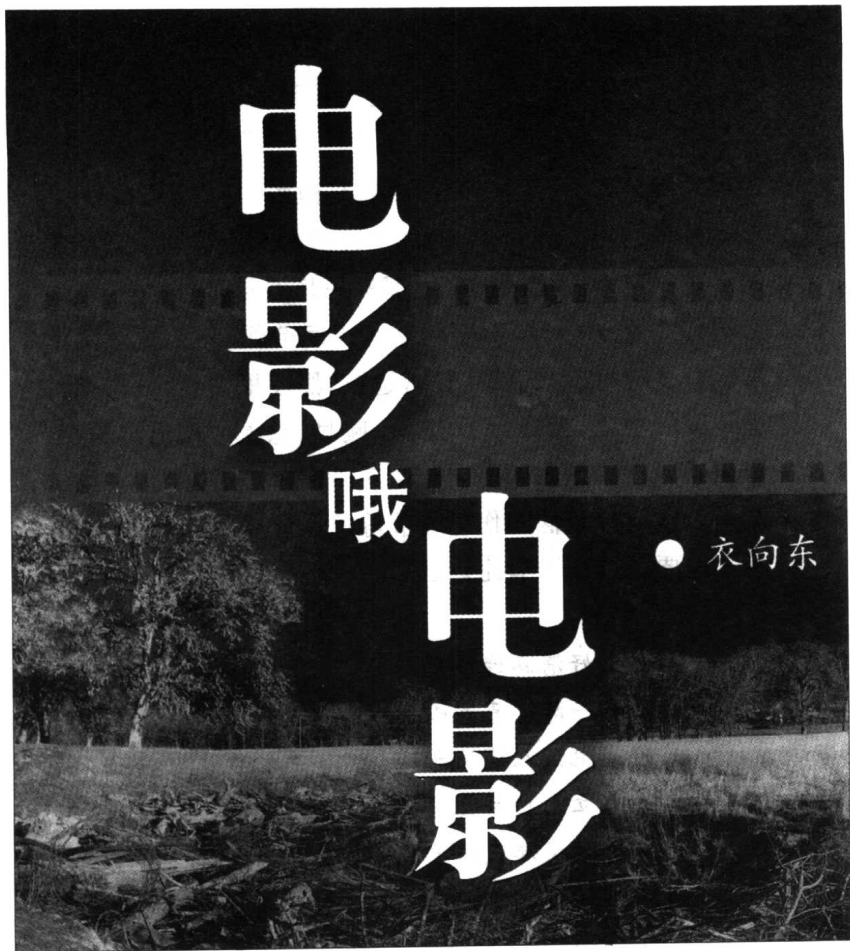


衣向东小传

衣向东,1964年出生于山东栖霞,1982年12月入伍,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作协签约作家。

主要作品: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、《在阳光下晾晒》等,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老营盘》、《吹满风的山谷》、《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》、《跟着阳光在走》等。

主要获奖作品:中篇小说《吹满风的山谷》,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(1997—2000);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(1998—1999);中篇小说《初三初四看月亮》,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(2001—2002);中篇小说《过滤的阳光》、《阳光漂白的河床》获第十届、十一届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(2001—2002);短篇小说《列兵的回忆》,获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(1999);中篇小说《老营盘》,获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(1998)。



乡村来电影的日子,通常是在冬季。

这时节,田野里清清爽爽了,目光放远,可以看到山那边人家升起的炊烟,还可以看到山那边的天空上,悠闲地悬浮着的白云。没有了山梁上的庄稼和茂密树丛的遮挡,马嘶驴叫的声音也就传得格外远。如果是下雪天,山中的许多声音恰好被积雪吸尽了,留下一片寂静。山那边一群女人饱满而膨胀的笑声,就会顺着皑皑白雪的山脊滑落过来,引得山这

边的男人痴呆半晌,无端地骂一句:日他娘的!

冬日里的男人和女人,把日子过得有些滋味了。粮囤难得的丰盈,生产队里要做的,也都是些吊儿郎当的农活了,不必再像牛像驴一样,不间断地在田间劳作,匆忙得透不过气来。有了喘息,力气就生长得过剩,黑夜里夫妻合作,把忙季里荒废的功课,都补齐了。有了喘息,想象力也出奇的好,平日里不及想的浪漫事情,这时节都想起来了,于是也便有了城里人常有的烦恼和伤感,静静地走路或是闲静地坐着,冷不丁地要扯开嗓子唱几句吕剧:

前方上好消息连连不断
真叫我一阵阵喜在心头
只盼望把敌人消灭干净
六兄弟立大功早把家还
眼看着秋风起天气要变
做一件新夹袄等他来穿

.....

当然,最快乐的还是那些半大孩子们了,他们不再被大人们指派着去打猪草,去捡麦穗,去守牛放羊,去上树摘果下河摸鱼……上学之外的大块时光,都用在雪地和冰河上了,给疯长的少年岁月,总算留下了一些甘甜的回忆。

电影就是这个空当,才会来到乡村。

有了电影,乡村的这个冬季才算完整的。

一个冬季,乡村能有三两场电影,村人们已经很满足了。

然而这个冬季，我们釜甌村却放了八场电影，让邻村人羡慕得骂娘，说，咋弄的？好像电影是他们村的干儿子！

说起来很简单，按照人民公社的指示，釜甌村西边的三十亩河滩，要在今冬变成良田，公社的牟副书记到村中蹲点，指挥全村男女老少“斗严寒，战河滩”。牟副书记在村干部的动员大会上，慷慨激昂了小半天，歇息下来，向村干部说，他娘的，你们谁还有啥想法、啥困难、啥他娘的稀松一裤裆，都提出来！

村妇女主任大奶子就把手高举过头顶，说，书记，我有哩书记。

牟副书记一看是大奶子，声音就软了，说，你有？你有啥？下面有个很不严肃的村干部，在妇女主任大奶子身后，轻声说，她有大奶子呗。

妇女主任大奶子听清了身后人的胡言乱语，扭了脖子白一眼，仍旧认真地对牟副书记说，斗严寒，战河滩，俺不怕，妇女姐妹都不怕，只要能给俺村放场电影……

牟副书记一拍大腿，说，电影？这好说，他娘的我让公社电影队来放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放一场，你们可都要给我提起精神鼓足干劲让三十亩河滩一个冬天变良田！

妇女主任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花，我们爹娘背后都叫她大奶子，因为顺口又好记忆，孩子们也就跟着叫了。大奶子三十四五岁，还留着一根大辫子，前几年在戏台上扮演过李铁梅，高举红灯打豺狼，大辫子一甩大胸脯一挺，台下就是一片叫好声。后来听街头的婆娘们嘀咕，这牟副书记早先就跟大奶子有勾搭，让电影队来，全都是顺应了大奶子。婆娘们嘀咕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一脸的痛苦和愤怒，好像牟副书记摸的是

她们的奶子。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牟副书记跟大奶子怎么勾搭，只要让我们有电影看，他们爱怎么勾搭就怎么勾搭吧。

大奶子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男孩叫喜子，十一岁，跟我一起上四年级，女孩叫菊，九岁，上二年级。

这个星期六的早晨，喜子走进教室，就朝我们几个打扫卫生的同学嚷嚷，哎哎——知道么？今天夜黑有电影，你们猜啥电影？

我们都丢下了扫把和水桶，要围住他问个究竟，他却兔子似的绕着一排排桌子逃窜，挣脱了我们的前后围堵，嘴里始终说，你们猜，你们猜——

也真怪，每次电影队到乡村放电影，放映的片名绝对保密，让人们相互打听胡乱猜测，让姑娘孩子们跟随放映员的屁股后面转悠，打量放映员的那张装模作样的脸，一直等到银幕上打出了片名的时候，幕前眼巴巴瞅着的一群人，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快意的一声喊，哦哦——这些叫声，正是放映员需要的，放映员听了很受用。喜子提前知道了放映的片名，一定是牟副书记告诉他娘大奶子的。喜子不停地奔跑着，担心被我们围住了，从他怀里把这点儿好消息都抢了去，他还要去向那些刚走来的同学嚷嚷，炫耀他消息的灵通。

捉是捉不住他了，我就说，你胡咧咧，听你娘大奶子说的吧？

喜子终于站住了，眼珠子一鼓一鼓的，说，你娘才大奶子哩！

几个同学就笑，把喜子那点儿精神劲儿笑蔫了。

喜子虽与我同岁，长得却瘦小，矮我一个头，跟我摔跤总摔不赢，所以遭受了我的奚落，就只有落在座位上生闷气。这

时候我再靠近他,说你看你,小心眼,以后不想跟我玩儿了?让我帮你做滑冰车呢,不做了?喜子就一脸的委屈,说道,谁说不一起玩儿了?我说的吗?我说的吗?

他嚷着,一脸的公理了。

我就小声问,啥电影?我敢说《渡江侦察记》,要不就是《南征北战》,对不对?

喜子仰起头说,都不是,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我跳起来对着很多同学喊,哦——《闪闪的红星》!

同学们惊喜的目光,都投到了我身上,喜子闷闷地坐在那里,自言自语地说,是我告诉他的,是我告诉他的。

我是不管喜子的失落了,我痛痛快快地把《闪闪的红星》传遍了小学校的每个班级,结果课余时间,就有很多别的班级的同学,围在我身边,想打探更多的消息,有一个五年级的大同学,还送给我一个多棱镜。

我能告诉他的就是,今天夜黑的电影,肯定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喜子看着我手里的多棱镜,翻着白眼说,它应该是我的。

村里放电影的场地,一直是在村西一片空地上,把一块皱巴巴的白帆布的四个角,扯到空地边的两棵杨树间,就停当了。

场地是固定的,架设放映机的位置也是固定的,那里有两块大石板,放映机就搁置在石板上。没有电影的日子里,两块石板就落寞地躺在那里,没有人理睬它。但我从它身边走过的时候,总要过去坐一屁股,因为到了有电影的时候,就很难再接近它了。这个位置,是场地的中心,放映员要在放映机

前方，留出银幕那么大的空当，给他的亲朋好友。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，大都被村书记的一家，还有村里几个蛮横的人所占领。再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去抢占的最好位置了。

村里放电影都选择在星期六的晚上，这样学校星期六的中午放学后，下午和第二天就可以休课了。上午最后一节课，我们的易老师也接到了晚上放电影的通知，她知道我们都盼着早放学，去抢占位置，就在课堂上说，你们的心是不是都跑了？给我竖起了驴耳朵，好好听课，要不就别想让我早放学。

我们一个个都坐直了身子，眼睛盯着黑板，可我们的心已经飞出了教室。我听到一年级放学了，学生们喊叫着朝村西的电影场地上奔跑，说快去占位置了！快去占位置了！接着，我又听到了五年级也放学了，他们像一群小骡驹一样从我们教室门前呼隆隆跑过，可我们班的易老师还在没完没了地讲课。讲什么呀讲？你就是把唾沫星子喷光了，把嗓子喊哑了，一个字也塞不进我耳朵里。

结果我们四年级是最后一个放学的，我们挎上书包从教室里出来，撒丫子朝放电影的场地奔跑，可跑断了腿也没用，其他年级的学生已经把最好的位置抢占光了，他们用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粉笔，用树棍棍和瓦片片，画出了一个个的长方形和正方形，里面写上了名字，李二屁、易山崎、王郎当、赵翠香……然后都去远处的河滩上，忙着搬运石头，搭建石凳子，一百多个书包丢在画好的框框里，横七竖八地躺着无人照料了。西边的河滩上，到处红旗招展，我们的爹娘们都在那里奋战河滩，隐约可以听到号子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声。

放映机前面的位置没有了，我就想跑到后面去画框框，